破邪論卷上　既

大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

襄陽法琳法師集序　虞秘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
邈豈繩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崖
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
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
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撿之文苟可
以經緯闡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
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琳法師者俗
姓陳頴川人晉司空群之後也自梁
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
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談衆典
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
清翰發摘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
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
智周測海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
神侔庾亮而已尒其文情乃典而不
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
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
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
調高實擇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

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
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
願力是融晦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
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馬迴攢巖崖
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
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神而寢息
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
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
所棲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
覩攀究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
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庸淺識慮
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
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
惑法師愍彼昆虫又撰破邪論一卷
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
馳見奇者千里縱須朱紫各色清濁
分流訶以凡測聖之罍責以俗校真
之各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
指的周客莫不轍乱旗靡瓦解冰銷
入室有操矛之圖敞角無容頭之地
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
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

破邪論卷上　第二張　既

金

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
採所得詩賦碑誌讃頌箴誡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
十卷法師與余情敦淡水義等金蘭
雖服制異宜風期是萬輙以騰縑聯
彼琟璋編為次第其詞云尒

上殿下破邪論啓

法琳啓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
帝之興龜圖鳥篆之文金版丹笥之
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
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
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陳其理
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
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
非生非滅而能道資万有慈被百靈
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
拔群生於見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
之中但化隔慈河千有餘載教流漢
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
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
車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浮啚和上巧
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為利
物此之謂歟有隋褫運戎馬生郊灾

入五

起四凶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
収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願補
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荼
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
兹五帝四彼三皇反淳朴之風行无
為之化竊見傅弈所上誹毀之事在
司既不施行弈乃公然遠近流布人
間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
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
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
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洊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啓明離之
暉則幽僻並鏡赫矣允矣難得名矣
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
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壍為心
伏願折邪見幢然正法炬像化攸寄
深幸兹乎不任憤懣懇焉之志謹上
破邪論二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濟法寺沙
門釋法琳啓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
弈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
臣弈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
風 譔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老子周為守書藏吏如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

破邪論卷上 第四張 陏

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彈曰
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主不得自為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擧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
泓草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
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
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
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彈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
當共卿之徒不應起逆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
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
恭之儔揭來羽翊彈曰三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巳前獨推閔子成林
之言无實羽翊之奏本虚事太過也乃有守道會德無欲無
求彈曰卅呼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准事貪求也寵辱若驚職參
朝位彈曰淪崇羿浞未肯若驚李氏陽貨亦居朝列也荊山鼎上攀
附昇龍䌫氏壇邊相從駕鶴瑶池王
母之使具礼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
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尊李
孔之教彈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瑶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
孔丘无有之日不應及違老教却習孔書而無胡佛故也彈曰汝既稱尼佛不
得有道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
詔辯曰胡神彈曰若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
言佛汝又稱九五逆重殘自貽亦劫後漢中原未之有信彈曰
靈詞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彈曰礼樂衣冠晉朝始備汝既
謗云虜夷中夏是誰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

破邪論卷上

第五張 䟦

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彈曰時人
蕯靜訪古結聚呂光征還待士國康逢居河右霸在涼州亦不由儒教居西土降斯
巳後姟胡滋感太半雜華歲曰慈悲所蔑出于夷狄
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秃丁邪戒
儒士學中倒説姟胡浪語歲曰稱佛道忍辱之服僧
士貴金口之訣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
過者失香彈曰發汝哇聲揚梵鮑臭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唾天
自愛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歲曰
違生天之業種脆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歲曰守道身手儀像
聖尊撞華夏之鴻鍾集蕃僧之僞衆歲曰
鴻百姓之神鍾呂三千之聖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
之貨賄歲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
婬祀之憐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
歲曰女工羅綺爲道鑄命之憐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粳粱麵米擯設
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
歲曰粳粱麵米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聽慈悲之堂剥削民財割截
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彈曰
朝廷稽古捨俗皈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
開闔更新寶位通万物之屯否冊育
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人民自化執
孔丘愛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
經教妄説罪福歲曰原教兩由亦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也軍
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

破邪論卷上　第六張　既

悪蔵曰捨二親之恩愛備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揚大順歲月不除姧
偽踰甚以閲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
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
帝彈曰負扆南郊不免犧牲之咎豈如佛哉不然為先按量是非見可知矣官治
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
佛邪教退還天竺蔵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
是沙門放歸桒梓令逃課之黨普樂
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秃小
長揖國家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光澂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
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上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自足忠以宿
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
姓无事為犧皇之民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犧皇之民鼓腹
而卧聖明在上豈信雀睛妄弑之詞者乎以弈誠惶誠恐彈曰事君盡忠言而
有信開奏不實罪有所歸誑謝國家終須伏鍋豈惶恐能了謹上益國利
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彈曰如涉所奏者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
太史令以傅奕上奏
上秦王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
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
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
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乱二儀碳
黷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
馬絶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
燧時警羽檄競馳関塞多虞刁斗不

破邪論卷上　第七張　阮

息道消德乱運盡數窮轉輪寡繫頸
會貧鍛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
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
姓苦其倒懸万國困其無主豈畐法
輪絶響正教陵夷聖上興予俗之心
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
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
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敘
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
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
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垂魚方欲
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
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
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竊見傅弈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
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
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
欲上干天聽但弈職居時要物望所
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
言淺漏事理不祥辱先王之典謨傷
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
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弈所上之

破邪論卷上 東余 [illegible]

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同冒闕庭
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弈此意本欲
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
人竟是惑誤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
握啚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人之慶
扶危救世之力戡兇靜乱之功固以
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
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
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
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弈
陳此惡言躃踴痛心投骸無地然僧
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弈輕辱聖人言
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
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
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
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
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涅洹其力也
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
年夢見金人已来像教東流靈瑞非
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立之輩啚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
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破邪論卷上　第九張　既

重自五百餘年已来寺塔遍於九州
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
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絶者寔荷人王
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
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
又為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
之理不可也尋如来智出有無豈三皇
能測力苞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
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
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
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
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
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
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
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
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苻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
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弃一

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
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巳
為前監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
欲放馬休牛軾閭封墓興皇王之風
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
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
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
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乱相
尋尒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
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蕃國
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言之者欲
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傅弈出言
不遜聞者悲驚有識國風特損華俗
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
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類越器局含
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
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
既褰羅仁兼裂綱開康莊之第坐荀
卿之賓起脩竹之園讌文雅之客莫
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
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
如方圓宲用念傅弈下愚之甚媿几

僧秃丁之呵悪之極也罪莫大焉自
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
如弈之狂悖也不任断骨痛心之至
謹録弈害事輙述鄙詞件荅如左塵
黷威嚴伏增殞絶謹啓　　武徳五年
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
弈去海内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内生邪見剪剃鬚髯廻換衣
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戸立謁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壮
惕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
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為
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何期
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
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
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説不
近人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
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内辞親愛外捨官榮
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
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

四思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
言佛為胡鬼僧是秃丁者案孔老經
書漢魏已来内外史籍略引孔老師
敬佛處文證如左以荅邪人冀其伏罪
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无量
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
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
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
經又云東方如来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来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
来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
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
礼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
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智慧觀
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遵大梵流影
営礼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来
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
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昇玄経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来
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経師
自在其下若沙門居来聽法者當隱
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
得遮止化胡経云願採優曇花願燒
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礼定光又
云佛生何以晩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舊本皆言我生何以晩佛滅一何早）靈寶消
魔安志経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
（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経云老子是迦葉菩
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経云葛仙
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
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
方善思菩薩今来漢地教化衆生
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
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経云葛仙公告弟子
曰吾昔與釋道微笠法開張太鄭思
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等二
人各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笠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
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
至燒香右遶七匝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品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
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挍量功德品云
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
倍報　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干
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
勸善了無從意　智慧本願大戒上
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
上皆二万四千倍報功多報多世世
賢明聰好不絶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下云復有人行是功德願
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為沙門
大學佛經為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
道士齋靜讀經乃笑之曰彼向空吟
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
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
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
高上老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純朴各
懷道德虛心玄寂無為為事此風既
散百覺烟起万流分排姧巧互改

金

智相陵鬼神執咸衆聖並出制作教
化唯令民修善自守是以有五經儒
俗之業道佛各嘆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洞玄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
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来見諸道士
百姓子男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
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
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
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
明達者從无數劫學已成真人高仙
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制
身定志坐禪思微

右録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
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
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
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
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
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大
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
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
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人鐫石
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

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商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對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嘆佛文如前

正信對曰書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然太上貴德其次立言德欲使人歸言欲使人信汝無德庇身出言損化輕侮大聖豈為人乎但孔老聖人尚自稱揚三寶令道士等敬讓僧

尼波既禀承孔老為師何以違背師教
誹毀聖尊　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
迦文子書牟子二卷威論佛法
內典天地經曰佛遣三聖化彼東土迦
葉菩薩彼稱老子　清淨法行經云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
稱孔丘光淨菩薩彼云顏回摩訶迦
葉彼稱老子　案前漢孝武帝元狩
中霍去病討凶奴至皐蘭過居延山
獲昆耶休屠王等將其衆五万来降
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
武帝以為大神燒香礼拜及開西域
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
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啚之教魏書云漢
武得金人不祭祀但燒香礼拜而已
此則佛經流通之漸也　漢哀帝元
壽元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啚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啚齋戒
至章帝時楚王英好為浮啚齋戒奏
黄縑白紈三十疋以贖愆詔報楚王
尚浮啚之仁祀絜齋三月與神為誓
信也
桓帝時襄楷言佛陁黄老以諫主上

欲令好生惡煞少嗜欲尚無為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
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羣臣通
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
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
竺而圖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
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
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
不煞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
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絶情洗欲而歸
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
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
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
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
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无所
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濟群生也
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苞羅精
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
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
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
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懊然自失也

魏書云蔡愔得佛経四十二章及釋
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
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経文緘於蘭臺
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経而來漢因
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経旨大
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
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
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
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
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
戒斷煞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
礼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
離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
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揔謂之十
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
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
莊魯莊之世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
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
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燋每
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
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

万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
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
漢法本内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
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至
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
優填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
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
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
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從彼
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
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外
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
正之次手相命云至尊弃我道法遠
求胡教我等今因朝次各將太上天
尊所制經書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
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
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
臣聞太上無形无名无極无上虛无
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德從生
無上無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

百王不易令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
舜光宅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
下弃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覩西域所
事者既是胡神所説者不參華夏
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詐同似漢臣等
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
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
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聡明智慧
博通経典従元皇巳来太上経行志
能曉了太虚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呑
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
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
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
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挍一則
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
有歸四則不乱華俗臣等若比對不
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
虚偽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
宮詔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
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
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
靈寳真文太上玉決崆峒靈章昇玄
步虚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稱諸

矣內音等經合一百三卷華岳道士
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
上品感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
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
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
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
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
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說極太虛自
然滅度五練生尸度自然券儀合八
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
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誡太極
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
成朝夕朝礼儀九十五卷霍山天目
山五臺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諸山觀
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
真人敷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及
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尸解品上
天符錄勑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
六十九卷置之西壇茅成子許成子
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惠子合二十七家
諸子經書摠有二百三十五卷置之中
壇饌食奠祀百神置之東壇明帝設
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外道西置

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即以柴荻和栴檀沉水香積遶西壇經
教上啼泣啓告曰臣等上啓太上無
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
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
臣等謹依三五步剛之法敢以置經
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眞
偽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
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
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
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呪
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无一
可驗諸道士等大生慙愧尒時太傅
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所試无驗即是
虛妄宜就西域眞法褚信不荅南岳
道士費叔才在衆自憾而死時佛舍
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
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
羅漢果以慈善力踊身高飛行卧空
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
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
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歡
悅嘆未曾有法蘭法師於大衆中
即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无巨海納
丘非嵩岳嶸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法師數百餘重法師
復出梵音嘆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讃述法僧或說人天地獄因緣
或說小乘阿毗曇或說大乘摩訶衍
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
空陽城侯劉善峻官人民庶及婦女
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
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
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下民
張子尚等二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
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
家京都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
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
與出家者剃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
種種伎樂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　明帝得夢求法品

第二卷 請法師立寺功德品　第三卷 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 明帝大臣稱揚品　第五卷 廣通流布品
業玄通記云後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
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
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経
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
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
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云
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
吴書曰吴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
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
之長子初達吴地營立茅茨設像行
道吴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吴
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荅曰佛
晦霊迹出餘千載遺有舍利應現无
方吴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経三
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
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
宮殿吴主嘆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
寺度人出家吴主問尚書令都鄉侯
闞澤曰漢明帝已來凡有幾年闞澤
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
一百七十五年吴主曰佛教入漢既久

何緣始至江東闞澤對曰永平十四
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
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
憾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岳不預出
家无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戈不
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吳主又曰孔
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闞澤對曰
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
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奬周道教化
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
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
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大其
志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治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
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
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
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明矣吳主大喜用澤為太子太傅
魏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圖外國沙門乃
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舍利投水乃
有五色光起帝加歎異乃於道東作

周閻百間以為精舍元魏太祖天興
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来遠矣
濟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蹤遺軌信可
依憑有勑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
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
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
飾續别搆講堂禪室及沙門坐處莫
不具焉撿史籍通儒並稱佛法盡善
也盡美也邪見何縁自招迸罪魏世
祖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
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舉諸佛
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礼敬
沙門慧始甚有神異赫連昌破長安
曰慧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
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色
逾鮮白世号之白脚阿練若時主敬
重大興佛法死十餘年儼然不變
魏太武時崔晧為司徒尤不信佛每
與帝言恒加非毀因盖吴作乱關中
晧便進説因廢佛法道士天師後譏
之苦與晧諍晧不肯從譏之謂曰卿
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於後太武遍身發
瘡痛苦難忍群臣議云崔晧邪佞致

陰佛像陛下所患必由此来晧後果
伏誅偕加五刑豈非積悪受殃可懸
之甚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
十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
光顯不可具陳興光元年㳟五級大
寺及大祖巳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
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万斤太和元
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
正光元年歳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
服大赦天下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
女官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
劉騰宣勑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
弟子疑網尒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
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
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
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
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案老子開
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
何王幾年而生當周何王幾年西入姜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歳
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
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即位四
年丁丑之歳事周為守藏吏當周簡

王即位十三年景戌之歲還為大史
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
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関令尹喜
西入化胡此足明夫法師報云佛當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
経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
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経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
此則年月懸殊所說不同无乃謬乎姜
斌曰若佛生當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漢法本
内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
聖人當時於佛迫无文記法師對曰
仁者識同管闚覽不弘遠案孔子有
三備卜経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
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
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
師對曰唯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上首
達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
假卜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
藉蓍龜以通靈卦也明帝遣侍中尚
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云姜斌論无

宗旨問斌開天経何處得來是誰所
說即違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
就觀取経帝令官人議之太尉丹陽
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桃吏
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温子昇等
一百七十八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更無餘說目等所議妄斌罪
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
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自興光之
後京内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
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
八人以鷹師曹為報德寺孝魏有天
下至於禪讓佛経流通大集中國凡
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
卷略計僧尼二百万人寺有三万餘
所時世隆平人民豊樂僧尼甚衆曾
無逆人溯永嘉南遷迄于陳世三百
許年像教東興未之盛也出好名德
利益倍多光贊時君同有函蓋
并六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
強人衆　并六寺多僧衆損費為甚
但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充宅義士
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

廣弘明集卷七　第十張　此

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弈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
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
國之正俗盖妖魅之邪氣也
弈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弈云泰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
八年　弈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
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
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弈云未有佛法已前人民淳和世无篡逆
弈云佛来漢地有損无益　弈云趙
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
反況今僧尼二十万衆早須廢省一
荅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
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末可知矣
昔遠法師荅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
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
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
詠不絶而不能暢説義理者或有年

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
不犯大非者以此較量取捨難辨案
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
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
他絜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
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繩治无過者
為國行道　一巻毀寺給民草堂安僧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
積世来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没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来勝報種現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造書
云成功不毀故鄭子産不毀伯子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為三世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冊造生民重
興佛道即是如来大檀越主請遵漢
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巻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
記歴帝王㑹目録及陶隱居年紀等
云庖犠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
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

入西夏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簡狄吞鷰卵而生偰伯禹剖母胷背
而生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
夷狄然並應天明命出震乘時或南面
稱孤或君臨万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
鄙麁而各御天威俱懷聖德老子亦誕
牧毋生自下凡可得以所出庸賤而无
聖者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
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
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祖
祢盖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
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
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
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
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
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
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
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而妄
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巻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蚩
尤銅頭鐵額作乱天下與黃帝戰子

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
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又誅三
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
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
城堯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
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云十日代出流
金礫石繳大風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
禽封豕於大澤鯀九慶於泅水尚書云
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
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栖谷子退耕
於野三苗不脩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
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
其北焚皇畐煞龍逢囚成湯縱末嬉作
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
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爛石高宗
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
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
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
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
射紂躬懸頭大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
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三叔流
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採薇遣戍後云北有獫狁之難
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
信士曰上来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
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尒時无
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
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
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
時耶見失言一何謬矣

破邪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